

姜燕背着老公给卢庆丰十万块封口费

3



陈幻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多年前一个意外，令他们纠缠至深，又注定永远隔离。不速之客的出现，意外击碎了封冻的冰川。面对不可能实现的沟通，他们被逼向最荒唐的选择。为了在一起，必须分离。能打破僵局的，就是危险。是危险让他复活。一个悬疑故事的外壳下，被层层悖论包裹的现代生活。婚外恋、暗恋、心灵的控制与解脱、谜中谜……每一步选择都看似合理，组成的竟是一幅最荒诞的画。谜底揭开的同时，展示现代人心灵深处的相遇和错过。

【上期回顾】

姜燕去见了那个不停打她电话的人。

悬疑小说

1. 张铭看看表，才早上九点。那张脸在他脑海里出现的样子是个痛苦的状态。应该去向她正式道个歉。这个念头像邪火一样蔓延开来。他知道更诚实的说法是，他想见她。来到客厅，姜燕正跪在地上擦茶几。“洗衣机吵到你？”声音听上去温和平静，仿佛完全没有昨晚那一出。又来这一套。“没。”他客气地回答。

“昨天晚上，”姜燕说道，“我不该那样，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。”他没抬头，应付了一声。姜燕问：“今天去画室吗？我要出去一趟。”“去。”张铭感到心跳加速：“对了，晚上不要管我，我可能还要见一下吴子轩。”“十周年画展的事？”“对。”张铭顺势接了下去。“好，应该的。”他第一次骗她。

“为什么是白血病？”临近结束时，姜燕没头没脑地问道，“有那么多种慈善可以做，为什么非要选白血病小孩？”张铭放下筷子，“刚好就有这么个事找到我，也算是帮吴子轩一个忙。我记得这些话上次已经说过了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”“因为我想不通，有时候觉得真是有点烦死了。”“我们一定要大早晨的……”“这么多年从来都不接受电视采访，突然就接受了，就因为朋友面子？上次吵架的时候，你总是说我想想法自私，你觉得你这么做的就是不自私？”“这和我自私有什么关系？”

姜燕看着面前的鸡蛋壳。“难道真的和‘那件事’一点儿关系都没有？”“什么事？”张铭脸色已经变了。姜燕面无表情地垂着头。张铭用力推开桌子，逃跑似的离开了餐桌。“对不起。”他听见姜燕在他身后说。晚了。姜燕心里烦躁极了。几个小时

之后，她必须去那个她这辈子不想再去的地方，独自把那个完全没有必要出现的恶心交易完成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张铭，如果不是他偷偷拍那个什么白血病广告，一张大脸天天在电视上晃来晃去，那个人就不会突然闯进她的生活。现在，她不仅要准备十万块钱来清除垃圾，还要承受张铭的冷漠。

2. 桌上的手机里有一个没名字的未接来电。许璟楠拨了回去，对方很快接起来。“许璟楠？”他的那种口音还是很有特点，只是气势完全不一样了，温柔而又腼腆，很难想象跟海边那个朝她大吼大叫的是同一个人。

“我是……说了你不要挂电话！”对方似乎难掩激动。“那你还打！”她没好气地回答，心脏却不争气地乱跳。“我想为那天的事道歉。你今天有时间吗？我现在去接你。”“没时间。”许璟楠挂上电话。

她问刘欣最近有没有把她的电话给过什么人。不是刘欣给的。她想不起自己在青岛时曾在哪里留过电话号码，这个男人为何每次都这么让人意外？

快下班的时候，许璟楠糟糕的一天终于被她妈从广州打来的一通电话推向高潮。许雅丽从头到尾只是在问她能不能从北京给她弟弟买一套滑板。那是她改嫁之后生的儿子，他们都在广州生活。挂了电话，她开始在手机里编一条短信。没错，她就是喜欢干点离谱的事。

3. 姜燕去银行柜台取了十万块钱。如果这个人不出，她都没意识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自己没有从

任何途径了解过那件事……

本想把钱打到对方卡上，就不用再见面了，但马上就否了，她不能想象这一耻辱的记录会出现她的银行账单里，她宁肯再麻烦自己跑一趟。原想和他签协议的想法也因此打消，那很有可能是自找麻烦。况且，如果协议对这样的人能发挥作用，他就不该出现。

当她再次站到那个宾馆房间门口时，黑暗中的脸突然烧了起来。门打开了。卢庆丰从半掩的门里露出半截身子，上身只穿了件背心。房间的背景声里隐约还能听见响动。姜燕脑子里有片刻的空白。“屋里还有人！”她下意识地拉低了帽子，脸微微发红，转身就走。

卢庆丰一瘸一拐地追了出来，“晓得我跑不动，你跑什么呀？”姜燕站住，也觉得自已反应过度。卢庆丰谄笑着走到她跟前，“还是你吃醋？”姜燕脸色红了又白。这副完全不把他们前几天的约定当回事的样子，让姜燕突然感到这件事恐怕没那么容易解决。这次要钱会不会仅仅是一个开始？

卢庆丰也正斜着眼打量她，朝她举了举手机。“你录音了？”姜燕声音有些发抖。想起上次见面的对话内容，她几乎虚脱了。卢庆丰哈哈大笑。“难得见一次，我不能一点儿纪念都不留！你放心，这些东西不会有第二个人听见，尤其是你老公。”

姜燕打了个激灵，想起自己的包里，除了那牛皮纸包着的十万块封口费，还有一把瑞士军刀，那是她和张铭去瑞士旅行时买的。冒出这样的念头姜燕吃了一惊。她摸出了牛皮纸袋。“钱可以给你。把你的手机给我……还有，我要看到你的火

车票。”

4. 最后他们决定吃日餐。见到之前，还是出了一段小插曲。

他提早半小时来到了餐厅，有个人朝他走来，他已经来不及低头。“这么巧？”过来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和他的太太。张铭一阵慌张，强作镇静起来寒暄。对方刚要打开话匣子，张铭就听见自己说：“我有事先走了。”出了餐厅，觉得自己简直莫名其妙。

他拨通许璟楠的电话，说餐厅爆满，要换一家。她答应了。

当两个人在许璟楠公司楼下碰面时，可能是因为淋了雨，女孩看上去比上次更纤细，也没有流露任何怪罪他的意思。这让他添了一份内疚，心变得非常柔软。半个小时后两人坐在了一家日餐厅的包厢里。“能问你个问题吗？”许璟楠靠在椅子上，“你究竟是从哪里弄到我的电话的？”“是你告诉我的。”“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？”“你不仅告诉了我，而且是你先给我打的电话。”张铭笑了起来。许璟楠知道他是在胡说。又追问了半天，张铭只是一个劲地对她提出的各种可能性摇头，说只能靠自己自己想。奇怪，自己一点儿也不生气。如果是马一然这么对她，她万分之一的耐心都没有。

吃完饭，走出餐厅。没了餐厅明亮的灯光，两人更加松弛。虽然没什么亲密举动，可都有了依恋的感觉。

走到下一个路口时，终于有辆空车放慢速度。张铭在心里做着最后的挣扎：送她回家吧，不要自找麻烦。“时间还早，要不要去我画室坐一下？”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又自作主张了。许璟楠心慌地看着面前发亮的马路。

日本人端着枪闯进晁家就行凶

4



黄晓阳 冷海 著
中国言实出版社友情提供

【内容简介】

1900年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，京西胭脂铺毁于一旦，一家数十口死于非命。幸存者晁信义立志重建京西胭脂铺，并与对手王记胭脂坊竞争皇室专供权。正当京西胭脂铺和王记胭脂坊斗得难分难解之时，西洋资本和东洋资本悄然崛起。面对内忧外患，晁王两家决定摒弃前嫌，联手御敌，共度时艰。岂料卢沟桥一声炮响，揭开了日本人苦苦布局五十余年的真实面目，两个民族品牌，和整个民族一道陷入危亡绝境……

【上期回顾】

松下长生潜伏京城许久，趁八国联军打进城，找来日本军队去京西胭脂铺抢配方。

传奇故事

京西胭脂铺，男女老幼纷纷从卧室跑出来，衣衫不整，脸上神色惊恐不安。他们都是被枪炮声、喊杀声、凄厉的惨叫声惊醒的。

“洋兵打来了，怎么办啊，大当家的？”晁子轩的妻子刘氏惊慌失措，后面几个媳妇六神无主，几个孩子在她们的怀中瑟瑟发抖。“不要慌！”晁子霖目光如刀，迅速看了大家一眼，沉声道：“看来昨天我决定不走是错了。事到如今，但愿老天怜惜我们晁家，能有些人活着逃出去。京城这么大，洋兵不可能守住京城所有地方。外面在打枪，前门肯定不能走。老二，你带着你们全家，除了信武之外，从东侧门走。老三，你带着你家，从西侧门走。老四，你和信仁一起，带着两家从后门走。”

有些女眷要回自己家里清理细软，被晁子霖喝住。晁子霖说：“钱财是身外物，只要有命活着，钱财总会有。你们记住，逃出去后一直往南走，去宜昌找信义。”

信仁问：“爹，您怎么办？”

晁子霖说：“我留下来，不到最后一刻，我不能离开。”

晁子霖妹妹晁灵珊的丈夫吴刚，是个憨厚老实的人，听说晁子霖要留下来，立即说：“大哥，我和你一起留下来。”“胡说。”晁子霖一声暴喝，“谁都不能留，留下来就是大逆不道。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件事。信武，你过来。”

信武提着刀，大步走上前，说：“大伯，我在。”

晁子霖从左腋下拿出锦盒，举起来说：“晁家所有人看好了，这个锦盒里装的是我们晁家的立家之宝。”所有晁家人都知道，锦盒之中装着几样东西，一个绿色的小册子，是京西胭

脂铺的家传配方。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用锦缎包着的宣纸，那是乾隆皇帝当年赐予晁家牌匾的御书，上面有五个大字：京西胭脂铺。

晁子霖说：“晁家信字辈的都给我跪下。”晁子霖一声令下，院子里已经跪了六七个人。

晁子霖举着锦盒说：“你们都知道，这个锦盒里装的东西，是我们晁家的命根子。刚才，我又往里面塞了几样东西，这是我们晁家的房契、地契。盒子太小，塞不进其他任何东西，只能塞这么多了。按照我们晁家祖训，这个锦盒只能传给晁家的长房长孙。除非晁家长房长孙早逝，无福承当，方可传给长房次孙。可是，今天事起突然，晁家子孙中只有信武一人习武，有能力保护锦盒，所以，我不得已改变祖训，将锦盒传给信武，你们有意见吗？”

三兄弟立即说：“没有意见。”晁子霖说：“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，那就向祖宗三磕头。”

晁家众兄弟磕完头，晁子霖又转向信武，神情严肃地说：“信武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家可破，人可亡，财可丢，但这个锦盒不能丢！”信武答道：“是，大伯放心，就是死我也要保护好锦盒。”晁子霖松了口气，语重心长地道：“信武，家中除了你，别的人都担当不起这个重任。钱财是身外之物，家破了可以重新再建，晁家的人一定有能逃过劫难的，但锦盒只有一个，是晁家的希望……”

晁信武磕了一个响头。晁子霖走上前，扶起信武，将锦盒交给他。“快走！”

晁信武接过锦盒，向伯父、父亲、两位叔叔磕了一个头，转身离去。

突然，四面八方枪声骤然大作，响成一片。大门外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洋兵叽里呱啦的声音。哗啦一声，大门被撞开，一群洋兵端着枪冲了进来。

“老二，拦住他们，给信文他们拖点时间。”晁子霖说过，大喝一声，“你们想干什么？这是私人家业。”便提刀上前，拦在那伙洋兵面前。这些洋兵烧杀抢掠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根本没料到会有人阻拦，看到几个人冲上来时，均愣了一愣。仅仅只是一瞬间，见只有三个男人手里持有冷兵器，另外还有三个女人，顿时壮胆了，纷纷举起枪。六个人原只想组成一道人墙，将洋兵阻一下，好让家人有更多的时间逃走。可他们没想到，洋兵的枪端起来的同时，有人已经扣下了扳机。枪声一响，其他洋兵仿佛得到信号一般，纷纷扣动扳机。三个女人顿时倒地，当场被乱枪打死。

晁子霖的肩膀、大腿上各中了一枪，又被一个洋兵一脚踹倒。晁子霖听到枪响，顿时眼都瞪圆了，大叫一声：“老子跟你们拼了。”说完便冲上去。可是，他仅仅冲了两步，就被子弹打中，倒在地上。晁子霖到底年轻敏捷一些，他冲上去扑倒了一个洋兵，却被另一个洋兵一刺刀捅上了身。

“别开枪！别开枪！”松下长生一边焦急地大叫，一边分开众洋兵，冲了进来。他的本意是要抓几个活的，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。这些人他国的士兵，身处陌生的地方，面对陌生的人和事，心理十分脆弱，更充满了恐惧，对于哪怕一点点危险的苗头都会极其敏感。就算有纪律约束，他们都可能因为恐惧而失

误，何况现在完全失去了约束，处于完全的自由状态。恐惧以及自我感觉的强大，便会激发一种嗜血的疯狂，杀人对于他们来说成了一场狂欢。

松下长生一眼就看见了血泊之中的晁子霖。

晁子霖用刀尖拄着地，一双眼睛如锋利的刀刃，盯着松下长生，牙缝之中迸出一句：“是你！日本鬼子！”松下长生皮笑肉不笑，装出无辜之状，摊摊双手说：“晁掌柜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我是来帮你的，可惜晚了一步……”

晁子霖哈哈大笑：“是豺狼，你披着羊皮，那嘴脸也不像！”

松下长生看了看晁家院子，院子四周到处是跑动的脚步声。松下长生跨前一步，脸色显得很平和：“晁掌柜，你是个聪明人。京西胭脂铺已经被包围，别说我是人，就是一只老鼠，也别想逃出去。晁家几十口，是死是活，就在你的一句话。”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外面枪声如爆豆一般，铺天盖地。晁子霖脸色大变。松下长生冰冷地道：“你听听这枪声，每一声枪响，你们晁家就可能少了一个人。你难道真的愿意看到他们一个个死在你的面前？只要你肯和我们合作，听加藤太君的话，我保证你们全家的生命安全。”

加藤手握军刀，叽里呱啦说了一番日本话。晁子霖疑惑地望着加藤，不知其意。

松下长生说：“加藤太君的意思是，交出晁家的胭脂配方，他就会放一颗信号弹，通知所有的士兵停止开枪，保住你们全家人性命。否则，全家人被杀，配方仍然保不住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”